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伯坛《读过金匱卷十九》 附：《麻痘蠡言》

陈伯坛（1863-1938），近代岭南著名伤寒派医家，广东四大名医之一。他精研医理，深得仲景要旨，且不固守旧说，着意创新；临证医术娴熟，用药果断大胆，人称「陈大剂」。《读过金匱卷十九》是其代表作之一，对《金匱要略》的研究和阐释有独到心得。所附《麻痘蠡言》为麻痘诊治专著。

陈伯坛 著
何丽春 校注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

陈伯坛《读过金匱卷十九》

附 《麻疹蠡言》

陈伯坛 著

何丽春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伯坛《读过金匱卷十九》: 附《麻痘蠡言》/陈伯坛著, 何丽春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10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

ISBN 978 - 7 - 5132 - 1579 - 4

I. ①陈… II. ①陈… ②何… III. ①《金匱要略》—研究
IV. ①R222.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686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双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22.625 字数 545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1579 - 4

*

定价 5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出版者言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旨在搜集、整理我国近现代著名中医生前遗留的著述、文稿、讲义、医案、医话，等等。这些文献资料，有的早年曾经出版、发表过，但如今已难觅其踪；有的仅存稿本、抄本，从未正式刊印、出版；有的则是家传私藏，未曾面世、公开过，可以说都非常稀有、珍贵。从内容看，有研习经典医籍的心悟、发微，有学术思想的总结、阐述，有临证经验的记录、提炼，有遣方用药的心得、体会。这些篇幅虽不是很大，但内容丰富多彩，且都带有鲜明的名医个人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足资今人借鉴。

寻找、搜集这些珍贵文献资料是一个艰难、漫长而又快乐的过程。每当我们经过种种曲折找到并落实好一种想要的文本时，都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尤其感动于这些文本拥有者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他们大都是名医之后或门生弟子，不仅和盘献出这些珍贵文献，并主动提供相关素材、背景资料，而且很多都亲自参与整理、修订，确保了所出文本的高保真和高品质，也激励、鞭策我们不畏艰难，更加努力。

继《名医遗珍系列丛书·江苏专辑》之后，我们又编辑了这套《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该专辑集中收录了近代岭南伤寒名家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以及岭南著名医家何梦瑶、黎佩兰，著名温病学家潘名熊、针灸学家叶广祚等岭南名医遗留的著述医验

等。这些均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有关专家精心整理，并加评按，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为中医学重要流派之一，具有鲜明地方和时代特色的岭南中医药的独特风采。

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巴蜀专辑》等，真诚希望同道和读者朋友继续给我们提供线索，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把《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做成无愧于时代的精品、珍品。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3年8月

校注说明

《读过金匱卷十九》由清末民初岭南著名经方派医家陈伯坛撰著，成书于1938年，1940年刊行。该书乃近代岭南《金匱要略》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次校注出版，选用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九年伯坛中医专校线装铅印本为底本。仲景原文以元邓珍本《新编金匱方论》（梁永宣校注，200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和明洪武钞本《金匱要略方》（段逸山、邹西礼整理，2011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主校本，互异者出校说明。

《读过金匱卷十九》虽为近代出版的医书，但全书是用文言体写成，其印刷版刻亦具有清代医书特点，故点校时按照古籍校勘整理的方法来处理，对本书的校勘以保持作者原书原貌为原则，不加删裁，以体现其史料价值。

原本卷一至卷五前均题有“汉张仲景卒病论卷× 读过金匱卷十九 新会陈伯坛英畦著”，今删去。

原本为繁体字竖排本，现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原书中“右”“左”等作为方位词“上”“下”义者，统一改为“上”“下”。凡遇古今字、通假字，原文不动，必要时出注。异体字则径改为现行通用字，不出注。

对有碍理解的中医名词术语和难以理解的词语均予适当注释。凡注释需引用书证者，概以历代训诂专书及古代经典原著为依据。

校勘只限于原书由于传刻翻印所致的脱讹衍倒。对于原著者学

术见解或思维方法上的问题，不出校记。另外，陈伯坛是广东医家，行文遣词偶尔带有粤语方言习惯，为保持底本原貌，除明显误字外，尽量对原文不增补删改。个别疑误或缺字之处，在该字之后用括号标注。

底本采用的是圈点断句法，即在作者认为需要略作语气停顿的地方加上“。”号。本书《金匱要略》原文标点参考了当代许多使用新式标点的著作，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了标点符号。

原书“说起”段落起始处有符号“一”，容易与数字“一”相混淆，本书改符号“——”，起行空两格，回行顶格。具体情况见下例：

点校前原文句首有符号“一”：

一仲景伤寒论有原序。

一诗三百。孔圣蔽之以一言。

一金匱自开卷一路无杂病二字。

.....

点校后之原文：

——仲景《伤寒论》有原序

——诗三百，孔圣蔽之以一言。

——《金匱》自开卷一路无“杂病”二字。

.....

有关伯坛中医学校称谓问题：《读过金匱卷十九》底本扉页标明“伯坛中医专校讲义”，《麻疹蠡言》底本正文前标明“伯坛中医学校讲义第七册”，名称有出入。现统一称为“伯坛中医专校”，但《读过金匱》正文“序”中署名“伯坛中医校”，按底本不增删。

书末所附《麻疹蠡言》为麻疹诊治专书。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为底本校注整理而成。

引言

陈伯坛（1863—1938年），原名文炜，字英畦，榜名伯坛，人称“陈大剂”。广东新会县外海乡人，是近代岭南著名的伤寒派医家，民国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陈氏自幼好学，禀赋独厚，聪颖过人，通经史，精《周易》，尤笃医学。光绪甲午科，考取广东第七名举人。后尽弃举子业，专心致力于医，以继承长沙之学、济世活人为己任。他曾说，“余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可见其好学深思，刻苦探求的精神。他以顽强的毅力累月积年，自学成才，而渐登堂入室，终成一代名医。陈氏22岁即以医术问世，从事临床，其间著书立说、教授生徒，在粤港两地行医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博览历代医书，返本穷源，潜心钻研仲景学说，对《伤寒论》《金匱要略》均有极深造诣，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他临证之余，苦心著述，历经多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读过伤寒论》（1930年）《读过金匱卷十九》（1940年）及《麻疹蠡言》（1933年）等专著，共计84万余言。他的著作以阐发仲景学说为主旨，阐幽探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

一、《读过金匱卷十九》及《麻疹蠡言》版本源流梳理

近代岭南医家对《金匱要略》的研究著作甚少，可查阅者仅有陈伯坛的《读过金匱卷十九》。该书又名《读过金匱论》，原稿系讲义形式，由陈伯坛一手编撰，作为伯坛中医专校教材（“伯坛中医专校”亦称“伯坛中医学校”），乃陈氏晚年居港所作，脱稿不久即逝

世。民国庚辰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香港伯坛中医专校同学会同仁为纪念恩师，由周苏群捐巨资将书出版。书序曰：“《读过伤寒论》早已印行，《金匱》则甫脱稿，而先生遽归道山，及门弟子欲继志刊成之，旋得周苏群先生慨捐巨资，遂能藏其事，是非表扬先师一家之言，实二千年来医学之结晶也。”原书本不分卷，但伯坛中医专校付印时，依书册数分为5卷5册，即现存最早版本。1977年，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李少白教授再版是书，其序称：“陈伯坛先生‘以伤寒句语解释伤寒’迥异各家，余莅港数十寒暑，悉心研究，觉其阴阳气化，五行相生相克，豁解之处，心领神会，若仲景现身说经，如坐春风也……特再版公诸于世，以其寿世寿人。”现有香港华洋印务公司线装影印本，分11册。2009年广东科技出版社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九年线装铅印本影印再版。200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黄仰模等人点校的《读过金匱卷十九》。

《麻痘蠡言》为伯坛中医专校讲义第七册。不分卷，1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行。此版本为现存最早版本，附有周之贞先生（即周苏群，时任广东顺德县县长）题序。2009年广东科技出版社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二年线装石印本影印再版。

二、《读过金匱卷十九》编次注解特色

《读过金匱卷十九》全书43万余字，列证22门，起于原文之首第一（即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止于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原文排列顺序与通行之赵开美本基本相同。两相比较，亦有许多不同之处：

《读过金匱卷十九》新增的内容：①卷一列伯坛中医学校同学会同序；②说起；③在《金匱要略》原文下增加陈氏注文，所有汤方均对证详注。

《读过金匱卷十九》删去的内容：①删去赵开美本中元·邓珍《金匱要略》序、宋·林亿等《金匱要略方论》序等篇。②删去赵

开美本卷下“杂疗方第二十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三篇；③ 将赵开美本重出的处方全部删除，只保留同名一个处方；④ 将赵开美本中林亿等校注删去。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是《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两部著作。陈伯坛认为：“长沙全集，原序则蔽之以一合字。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分卷自叔和始，易十六卷为三十六卷，显与原书有出入，幸在原文无纷更，圣学故赖以保存。”陈氏认定明代赵开美仿叔和成林诸旧本合刻的《仲景全书》，“卷四卷五卷六是《伤寒论》原文，上中下三卷是《杂病论》失而复得之原文”，指出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是“以一十九卷集大成，妙能与《素问》《八十一难》诸旧本异其辞却同其旨”，据此“刻分《伤寒论》为十八卷，《金匱》为一卷，《伤寒》分卷不分门，《金匱》分门不分卷，以齐一十九卷之数”。所以《读过伤寒论》终于卷十八，《读过金匱卷十九》列为卷十九，两书珠联璧合，读宜合璧共参。

《伤寒杂病论》传世至今，版本繁多，鱼目混珠。历史上曾出现仲景著作卷数、篇章、文字不一的混乱局面，以致各派注家纷纭，认识多歧不一。《读过金匱卷十九》原本是用于教学的讲义，首先须让学生掌握书中的基本概念和研读方法。因此，陈伯坛开篇专设“说起”一章，用以阐述重要理论和证治概念，梳理仲景著作源流，厘清各派注家观点。立意深远，颇具创意。

陈伯坛主要用“以经解经”的方法研究《金匱要略》，主张研读仲景之书，首先应从《内》《难》诸经溯本求源，弄清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才能领悟其真谛。陈氏不仅博览伤寒众家之说，更深知众家医学根底之源，故注解仲景原文，每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反复论证，自成一家。《读过金匱卷十九》中共引用了30余家著作来解释《金匱要略》原文。引文次数较多的医著依次是《内经》《难经》《本草经》《脉法》《脉经》《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

要方》《肘后方》《本草经读》《医宗金鉴》等。此外，还引用了《易经》《周礼》《礼记》《诗经》《别录》《博雅》《尔雅》《韵会》《字说》《古今注》《史记》《汉书》《刘子新论》《博物志》《述异记》及洛书河图等儒家经典、辞书、文史著作来发明仲景奥旨。体现了他深厚的医学涵养及广博的文史哲基础。

陈伯坛还主张探讨《金匱》当与《伤寒》合观。认为“《金匱》纳入《伤寒卒病论》，正如《针经》纳入《素问》卷中，合成《内经》，故二书相应如合璧”（《读过伤寒论·凡例》）。因此，二书不应割裂，要参照学习。《读过金匱卷十九》中大量引用《金匱要略》《伤寒论》的内容来申释仲景原文，列举有关方证进行比较，阐幽发微，相互印证，融会贯通。

陈氏强调研读《金匱要略》应从原著入手，从精微处着眼，不要被注家杂说所束缚。尝谓“读仲景书，当从原文上探讨，勿以注家先入为主所囿”。他在书中多处质疑历代注家，如喻嘉言、陈修园等医家的说法，评价孙思邈、王焘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许多迥异于传统的见解。陈氏认为诸家所注之《伤寒》《金匱》已失仲景本义，而他的著作以“读过”命名，意谓需将其从头读过。

陈伯坛在粤港行医 50 余年，谙熟岭南风俗民情，临证经验丰富。他注解《金匱要略》，既以经解经，复以经验证经，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经典原文，并结合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以发挥。与《读过伤寒论》相比，《读过金匱卷十九》的岭南特色较明显。书中有 16 处结合了粤俗、民俗来阐述说明证候名称、病因病机、药物性状、经方效用等。例如：

仲景治阳毒，用升麻鳖甲汤方有雄黄、蜀椒，治阴毒则不用雄黄、蜀椒，诸注家或以为传写之误，或随文敷衍。陈伯坛则认为：阴阳毒病是五脏之阴阳被蚀，“阳毒非阳胜则热之谓，阴毒非阴胜则寒之谓”。“阳毒乃蚀尽其阳，作无阳论”，故用雄黄、蜀椒；“阴毒

乃蚀尽其阴，作无阴论”，故避雄黄、蜀椒。此进退椒黄之运用，具有深意。他还进一步提出：“凡败创遇存亡绝续之交，本方大可借用。我粤移治鼠疫，十者亦疗其过半，夫非长沙方泛应不穷乎？”扩大了升麻鳖甲汤的临床应用范围。

又如解释“薏苡附子败酱散”方，陈氏认为“败酱粤俗名瓜子菜，与马矢苋（即“马齿苋”）相类，叶如瓜子，背红者佳，多生土墙及屋瓦上。闽人误以蒲公英代之，未免失实。以败酱得名者，称其能溃疮痒如腐酱也。”

说明“橘皮汤”中橘皮的功效，陈氏曰：“粤人谓之陈皮，皮愈陈而宗眼愈透彻，举凡推陈致新之妙品，无或过之也。”认为橘皮汤“用以升地气之上，反令其降天气也，是正用橘皮”；而橘皮竹茹汤“用以降天气之下，反令其升地气也，是反用橘皮”。“长沙方往往从面着手，必互勘之始得其真谛也”。他指出：“橘产于粤，粤人不知其有反正相生之妙，可悟此物此志，其价值非可以一隅限之矣，独惜凡物之旧而邻于敝者，粤俗动曰此等陈皮不适用，何其拟不于伦乎？”以上经验之谈，非学验俱富者，岂能有此深刻体会？

此外，对当时风靡之西说，陈伯坛亦了然于心，有其精辟独到的见解。

如注解“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时，陈伯坛认为：“医家认定中风期内，血管爆裂为病因，偏左则爆右，偏右则爆左，吾亦信其有所见而云然。缘风气循风府而上，出于脑空，激刺头部，致血散脉中，停流于分肉之间者，乃少数之血，非热血煎焚也。其病所则在五脏六腑之俞，连于头脉者也。”

阐释“厥阳独行”时，则云：“近时有以脑膜病、大肠病为定名，彼固实知病形发生于何部，特各部乃厥阳假定之行踪。吾谬进一解曰：厥阳薄于脑膜则祸脑膜，薄于大肠则祸大肠。究其肆行之烈炎，糜有底止也。”

解释“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时，陈氏指出“此语师不啻以临床之手眼，代行解剖学矣。血室即血海之称，胞为血之室，膀胱亦称胞之室者，膀胱之里面即胞中，相连属之称也。”

三、《读过金匱卷十九》学术思想贡献

《读过金匱卷十九》与《读过伤寒论》同为陈伯坛学术成就的代表作。其学术思想继承了仲景的理论体系，他对《伤寒论》的研究，着重于三阴三阳相互的关系；对《金匱》的研究，则着重于五行生克的规律。书中阐发经旨，独抒己见。尤其对杂病的传变以五行生克立论，注重风气为患，强调治理肝脾等，皆体现其理论的独特之处。主要观点如下：

1. 认定《金匱》为仲景原著，当如《卒病论》读

陈伯坛认为“《金匱》是卒病之代名词”。“蠹简中之《金匱玉函方》三卷，必其人不寻而自获，然后抹煞‘卒病’二字，易‘金匱方’三字。三卷中分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治妇人。”陈氏称：“我今认定《金匱》为长沙所独有，凡藏书类于夺朱乱雅者，皆作杂书看，亦姑以《读过金匱》名篇，我则当如《卒病论》读。”

陈氏认为《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是仲景原著，非后人窜入。指出“开宗便知是仲圣之原书”，注家尤在泾等“反疑酸入肝以下十五句，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又有谓十二句是述中工之误之词”，此乃割断仲景之文。

2. 论卒病要注重“风”字

《经》云风为百病之长，风痙痲膈内科四大证，中风排行于首，历代医家对此十分重视。陈伯坛根据《金匱要略》各篇多言及风邪之为患，开篇《说起》便提出“治伤寒则注重个寒字，治卒病则注重个风字”的学术论点。认为《金匱要略》首篇“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

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一段，点明了“风”字的两种含义，揭示了卒病病机的大纲。陈氏认为“风”包括内风和外风，即人体五脏内气和外界自然变化，在一般情况下，内外风气相应相得，此为风气升万物之常态；若人体内气失常，又遭外来客气邪风，则发为卒病，此为风气害万物之变态。陈氏详细分析了杂病的病因病机：“一者经络受邪，以入脏腑为捷径，必内风引之入。其人与道相失，不自爱惜其五常，患不在外而在内，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赖血脉为交通，自有风输通血脉，故通而不塞。若为邪风所操纵，则通到之处无不塞，血脉复与之相传，故愈传而愈壅。此与入脏入腑尚隔两层，还算有道之风气，不为之内应，不过放弃其皮肤，为外邪所中而已。三者房室、金刃、虫兽之属，无非客感，所伤者多半淫凶之人，有乖常道，不啻借邪风以自杀。以此详之，言之而不能尽之病由，都尽于此。”指出卒病之发病，是由于内风引外风而入，内外之风合而为患。强调“人人以内气为主体”，若人能养存其内风，慎防其外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则无恙。陈氏这种病因认识，明确表述了外因与内因的辨证统一关系，对疾病的防治有一定意义。

3. 读《金匱》須理解“传”字

陈伯坛提出“《伤寒》但有经传经，而寒邪不传经；《金匱》则脏传脏，而风邪亦传脏”的学术观点。“是书开宗明义第一条，仲圣又蔽之以一‘传’字。申言之曰，中工不晓相传，引起第二条血脉相传，流传脏腑两传字”。“盖由皮肤而经络而脏腑，谓之传”。“举肝病以为例，凡传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者，皆逆传非顺传”。明确论中“传”字，主要是指五脏之间疾病的传变关系，亦指邪气由表入里，传入脏腑的传次过程。从而把握疾病的顺逆预后，有病早治，防其传变，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陈氏在《说起》中指出：“《金匱》劈头一句曰：上工治未病。

未字针对个卒字，防卒病于未病之时，上工所以兼有导引吐纳，针灸膏摩之长。”仲景列脉证22门，竖“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二语，意在令中工持真知灼见以读原文。玩味论中“传”字，必晓然仲景“原文为已然者立方，实为未然者立法。卒病又可作未病读。”足见他重视治未病的思想。

4. 讲传变当求五行

陈伯坛认为，伤寒无传经，而卒病则有传次的变化，其传变规律可用五行生克的关系来说明。人身是以五脏为核心的统一体，五脏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若五脏元真通畅，生克动态平衡，则气血阴阳协调；若五脏之气偏盛偏衰，气血阴阳失衡，则会发生相乘相侮的病理变化。陈氏指出：“缘若离若合者阴阳，所以无传经之原因，寒邪为离合所阻；相生相克者脏腑，所以有传脏之原因，风邪挟生克以行”，故“求合于阴阳之变化，是治伤寒之手眼；求合于五行之变化，是治卒病之手眼。”

5. 治疗杂病重视肝脾

在五脏中，陈伯坛特别重视肝脾，在许多篇章都谈到肝脾在发病和治疗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风为病之始，肝得气之先……风为百病之长，从无卒病起于五常所禀之风；土为万物之母，从无卒病起于四季常王之土。”他进一步阐释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意义，认为实脾有两层要义：既可防肝气相乘，又可疏肝。而“脾实自能令五谷之精气，与五行之精气不相失，则肝受精之散”，通过补肝之体而达到疏肝之用。可知其深得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妙。

陈伯坛还对仲景脏腑辨证学说作了精辟论述：“知肝传脾一语，太耐人思。肝有肝之部分，脾有脾之部分，何所谓传？如曰肝属木，脾属土，肝胜脾，故木克土，此语更贻人以口实。”认为肝木克脾土的解释过于简单，提出《金匱》脏传脏的观点。指出“五行化之始，

五脏精之存。”“心肝肾之气远出而流于左……肺脾命之气远出而流于右……正如环无端之左右，盖有活泼泼之胃气能左右之。”“肝直接受脾之王土，脾间接受肝之生风。”“脏脏果有风气为主持，则两脏间一脏，自有周而复始之相生；脏脏果有土气为培养，则一脏间两脏，自有周而复始之相克。”

陈氏注重风气为病，发挥五行传变说的目的，在于突出其中医整体观思想，强调“治未病”的观点。其重视肝脾的认识也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6. 辨证论治独具特色

如强调胸痹心痛病之病机为阳微不及，治胸痹病强调用半夏；治肝病注重少阳；治脾病强调建立中气；治肺病注重祛邪；治肾病注重肾间动气；治神志病注重“燥”字，神志失常病应调理血气；治痰饮病强调一“和”字；治水气病注重综合治理；治黄疸病注重运用八法；治血症病注重去火邪；峻药治大病等。见解独特，独具匠心。

《读过金匱卷十九》乃近代岭南治疗内科杂病及传染病的重要名著，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研究。

四、《麻疹蠡言》学术特点

《麻疹蠡言》为麻疹诊治专书，体现了陈伯坛的临床经验。书中不单言麻疹，而且还包括其他内科杂病临床治验。尤其是对麻疹病机的认识和治疗方药的选用独具特色：

1. 对麻疹病机的认识有独到之处

陈氏认为麻疹本先天胎毒，先天之毒藏诸肾，俟清阳发媵理，阴毒方为肾脏所不容，藉由少阳为引子，少阳带领坎肾之毒从上中二焦出，鼓动营卫之热力而发。陈氏强调虽然麻疹二证浅深轻重有异，但毒邪为患则一，麻疹并非胎毒由肾自发，乃以少阳为其病机之枢，虽形发为麻疹，实则体内营卫之气已伤。这不仅是其病机认

识特点，亦是其治疗用药的根据。

2. 辨证重视五脏元真，顾护五脏阳气

陈伯坛开篇提出“麻痘之顺逆，消息在营卫；麻痘之生死，消息在阴阳。生死顺逆之关头，则变化于五脏之元真”。提示五脏之气强弱，是麻痘生死顺逆的根本，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故须重视五脏元真，顾护小儿稚阳之体。

麻与痘之比较：“麻受气于卫，卫布成麻，而反压其营，则营不畅。痘受气于营，营酿成痘，而突过于卫，则卫不畅。”“麻耗卫气，痘耗营血。”“麻剧则后患长，痘剧则中变速。”“毕竟麻证趋势在腑，卫气行周于诸腑；痘证趋势在脏，营气行周于诸脏，当然痘吃亏而麻便宜。”故一般麻疹比痘症病情轻。

陈氏十分重视麻痘证候的鉴别，细致说明了其发生的部位、形态、颜色、气味等，并以此判断疾病的顺逆转归。如：“麻痘不宜有毒色，须见精不见毒。色华而泽者强，色惨者弱。麻痘不宜有毒臭，须闻精不闻毒。臭腥而洁者强，臭秽者弱。”“痘流白汁腥且辛者，金脏哭而出涕死；痘流青汁臊且酸者，木脏呼而出泪死；痘流黑汁腐且咸者，水脏呻而出唾死；痘流赤汁焦且苦者，火脏笑而出汗死；痘流黄汁香且甘者，土脏歌而出涎死。”“最憾事是耳后尖角陷中之翳风，耳前起肉中之耳门，痘黑如焰者，是毒死少阳之痘，百无一生也。”等等。这些看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治疗方药的选择独具匠心

陈伯坛认为“发麻痘者火，收麻痘者亦火”，麻痘既属火毒，泻火解毒之剂势在必行，但掌握不当，易致变证。他痛恨使用戕害阳气之药物，反对滥用苦寒之品治疗麻痘，认为一切苦寒消毒品，摧残内气则有余，解除外毒则不足。指出麻痘以太阳得开为上吉，凶在闭而且塞。故首以升麻葛根汤为导引法，导地气之升，引天气之降，使太阴和太阳得开。若营卫不足以供，则可用保元汤，以达益